



下

女孩最爱 读的真情故事全集

一首动人的诗歌，只能用真情来表达；一颗炽热的心灵，唯有用真情来回应；人世间的真情无处不在，生活中的感动就在身边。

用感恩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阳光灿烂的日子，让真情指引我们一起出发。



女孩最爱读的

NIJIAI ZUI AIDU DE ZHENQING GUSHI QUANJI

真情故事全集

(下)



孩子们，暂停唱歌

张小夹

初秋，音乐老师带我们去校园旁边的一片小树林练习唱歌。

唱歌前，老师要求我们集中注意力，按照她的手势，各个组掌握好节拍，找到“感觉”，将“效果”体现出来。老师还许诺：如果明大我们班在歌咏比赛上获得第一名，她就给每个同学奖励两颗大白兔奶糖。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同学们没有不激动的，个个摩拳擦掌。看着老师的笑脸，跟着她的拍子，卖力地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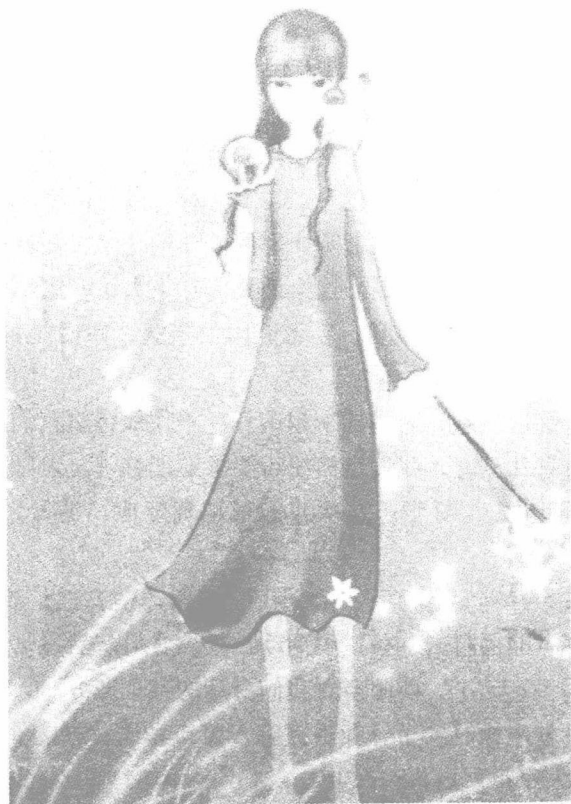
连续练习三遍，老师越来越满意，不住地夸奖我们。当她要大家休息片刻时，我们竟然纷纷要求继续练习。老师有些感动的样子，说：“好吧，这次我们正正规规地‘演习’，就按舞台上那样。”

起头，开唱。老师手一抬，我们的声音整齐地汇到一起，声音嘹亮，响遏行云——正唱到动情处，我们忽然发觉老师神色有异，手不动了，两眼望着我们身后的某个地方。大家注意力分散，歌声顿时弱了、乱了。有人窃窃私语：“老师在看什么呀？”大家都回过头……



原来，小树林那边出现一位坐在牛背上的老奶奶。这位奶奶就住在校园附近的村子里，我们偶尔能看见她辛劳的身影。但今天情况不对劲：她似乎在哭，腰弓得像虾米，头昏沉沉地垂在胸前。有同学悄声问：“她怎么啦？”没有人知道。

这时，老师轻轻叹了口气：“唉……”手垂下来，两眼不再关注我们。有个同学急了：“老师，怎么不练习了？”老师这才回过神，摆摆手：“孩子们，暂停唱歌。”又有同学问：“老师，那个奶奶怎么啦？”老师压低声音：“不要大声，这位



奶奶的孙子前几天死了，怪可怜的。现在，我们不能唱歌，那样她的心会很寒冷的……”

当时，大家都肃静。按老师要求，我们必须等老奶奶走远才能唱歌。但是，老奶奶一直坐在牛背上，而牛一直就在树林附近吃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课铃响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练习合唱，老师草草收了场。

第二天的歌咏比赛上，我们连第三名都没拿到。但是，等到再上音乐课，老师却意外地带来了大白兔奶糖，给每个同学发两颗。老师是这么解释的：“虽然比赛失败了，但我仍然很高兴，你们的爱心得了第一名。”

感悟



爱很简单，不需要轰轰烈烈，也不需要缠绵悱恻。它有时就如一片浮过的白云，为人挡住那炽热的太阳，让你在理解与感动中体味着来自灵魂深处的舒适，进而汲取爱的力量，获得生命的动力。



最美的声音

罗 成

第一次见到尹老师是在三年前的初秋，万木繁密，乍凉还热。那天我和同学们都端坐在教室里，怀着忐忑和好奇心理，静静地等待一位新来的语文老师。

铃声过后，教室里走进一位虽显老态但精神矍铄的老师。同学们立即用狡黠的目光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略显凌乱的头发里已夹了清晰可见的银丝，有点皱的长袖衬衫上，扣子



一个不落地扣着。“是个老头，”“是个老头，”几个调皮的男生立即窃窃私语地交换着意见。他则用目光在教室里慈爱地扫了一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整的“尹”字，然后便开始用方言讲话了：“同学们好！我姓尹，刚从农村中学调到这里。这学期我将担任大家的语文老师。”话音刚落，下面便有人偷偷地笑起来，原来这位老师把“老师”说成了“恼师”！后来时间久了，同学们便在背后称这位用方言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为“恼恼师”，也就是“老老师”的意思。

不过，尽管尹老师的话很土，同学们还是非常喜欢他的课。除了他讲的课生动有趣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粉笔字极棒！轻轻的几声嘟嘟之后，黑板上便留下了他那令人叫绝的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赏心悦目，给人以遒劲有力、入木三分的感觉。同学们总喜欢在语文课后照着黑板上的字一笔一画地临摹。受尹老师的熏陶，我们班上字写得漂亮的同学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就这样愉快地跟尹老师一起度过了一个学期。寒假后不久的一天，尹老师宣布了一个让我们全班同学都不敢相信的打算，那就是他决定学说普通话！至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为了与同学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末了他还很幽默地说了一句：“看谁以后还敢叫我恼恼师！”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话已传到他的耳朵里了。

谁也没想到尹老师会说到做到。在那以后的课堂上，他总是费劲地坚持用他那不伦不类几乎蹩脚的普通话给我们上课。平翘舌不分、没有后鼻音、没有翘舌音，有同学上课时听得躲在下面窃笑。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课间，他会捧着字典向我们小学生问这问那；早晨到校



时我们总能看到晨曦中的尹老师捧着收音机在操场上来回地踱着步子；傍晚，清静的办公室里总会传来尹老师一字一顿读报纸的声音，那时美丽的夕阳与尹老师之间似乎有着一种无法言传的默契。那段时间尹老师常是用嘶哑的声音为我们上课，同学们都被他的认真劲儿深深地打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同学们已感觉尹老师的普通话很有普通话味了。谁要是还在背后称他为恼恼师，肯定会招来同学们的一致反对。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尹老师的普通话已几乎标准了。有的同学说他的声音像任志宏，有的同学说他的声音像赵忠祥，还有的同学说谁都不像就是美。然而尹老师的声音真正征服全班同学的还是在学期结束的那次师生联谊会上。当他用那略带方音的普通话、富有磁性的音质，铿锵有力地朗诵完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时，讲堂里掌声雷动！

至今他那荡气回肠、雄浑顿挫、慷慨激昂、字字有力的声音仍在我耳畔回响：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感悟



什么是最美的声音？是教师启迪关爱我们的句句话语。语言的艺术被教师运用得最完美、最透彻，因为那美妙的语言背后是源自他们灵魂深处的责任心与自豪感。

那一课叫敬业

崔修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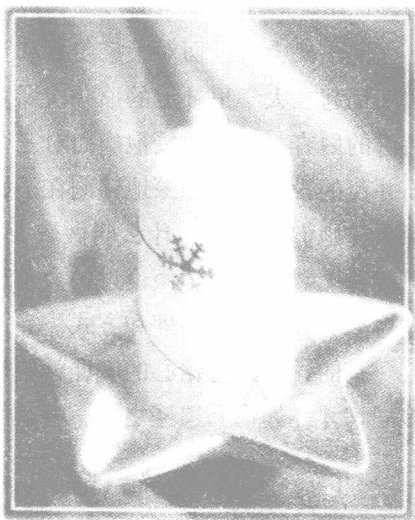
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校园里开始弥漫浓浓的离别气息。再有十几天，同学们就要挥手告别大学了。

这一天，辅导员通知同学们——讲授训诂学的老教授要在周六给选修这门课的同学补一次因他生病住院落下的课。

同学们立刻议论纷纷——都什么时候了，大家考试都及格了，谁还有心情去补课？再说了，那选修课少上一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周六，选修“训诂学”的三十多名学生中，只有三位女生去了教室。其实，她们也并非有意去给老教授捧场的，她们忘了补课的事，原本打算到安静的教室里聊聊天。

老教授准时走进教





室，看到只有三个没带教材的女学生，他猛地一愣，俯身问明原因后，他微笑着环视了一下空阔的教室，清清嗓子，响亮地喊了一声“上课”。

仿佛面前像往常一样坐着三十多个学生，老教授跟平时一样自然而然地讲述着精心准备的教学内容。他讲得非常投入，甚至有些忘情。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开始有汗珠滑落。

三个开始还有些心不在焉的女生，先是惊讶老教授依然工整的板书、热情的手势和对每一个细节的耐心讲解，继而，被他的那份从容和认真深深感动了。她们不约而同地坐直了身子，认真地聆听起来。

课间休息时，三位女同学请求面色有些苍白的老教授赶紧回去休息。老教授擦着满脸的汗水连连摇头，说他还能坚持住。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他才如释重负地收拾好讲义，慢慢走出教室。

10年后，那3个在学校读书时表现平平的女生，很快都脱颖而出，在事业上卓有成绩，成为那届毕业生中的佼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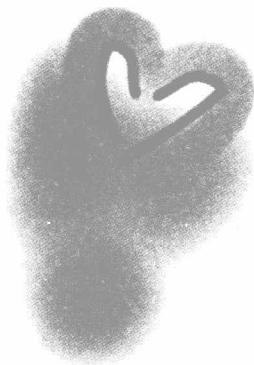
同学聚会时，面对大家羡慕和赞叹的目光，她们一致深情地回忆起在大学里补上的那一次课。虽然她们已记不清老教授所讲的内容，但老教授抱病面对三个学生时那份平静、那份声情并茂的投入，却深深地铭刻在了她们的脑海里。正是那一次课，让她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敬业”、“什么叫做认真”等等那些曾无数次空泛地谈论过的大道理，并由此深深地影响了她们对事业及人生的态度和方式。

是的，那刻骨铭心的一课就叫敬业。只是在多年以后，许多同学才在懊悔和遗憾之余，将其间接地补上。

感悟



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岗位，敬业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文中的老师用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敬业”的课。它体现了老师的人格魅力与责任心，更体现了老师的教学态度，让学生受益终生。





盲点

任建华

初三时，生物老师讲：盲点是视神经穿出视网膜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感光细胞，大脑皮层也不产生视觉。当时，只为它勾起我一段往事，使我魂魄若失。以后，再见到或再听到那句话时，总禁不住潸然泪下。那个悲切凄苦的冬季，那朵在我人生路口岔生出的小白花，总在我眼前摇曳……

小学，我是在一个小山村上的，学校只有一间破烂不堪的教室，瓦楞上横七竖八长满了蒿草，一到雨天就漏水。所用课桌凳更是无法想象：桌面沟壑纷呈，一摇就散架；凳子腿高低参差，只有把它们埋进地下，才得到苟且的平稳。我们四个年级的学生同在这一间教室里上课。

我们只有一位老师，听说是从北京下乡来的，只知他姓刘。他的额头特别突出，脸黑黑的，一双眼睛就像嵌上去的一样，老是闪着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光。有时，这双眼睛会瞪着你，似乎就要大发雷霆；有时，又会抚慰你心灵的伤痛；有时，它只会对着天长久地发呆。学生们都怕他，我也不例外，甚至有点恨他。

每天，除了上课，我们没有任何课外活动。老师仅有的两

本小人书早被传看得糟成一团。为了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我就出些瞎点子，往往又很“出格”，因此受到教师的训斥，也就比别的同学多些。

记得我曾做过一个新玩意儿——“飞箭”。其实，只不过是筷子前插了一根针，后端又夹了一个纸尾巴。飞箭刚问世便备受欢迎，我也成了同学们的小顾问，每日得意扬扬，拿着它投来投去做示范。有一次，竟鬼使神差般地扎到了刚换的教室门上。同学们跟着一哄而上，一会儿工夫，平平整整的教室门就被扎得千疮百孔，成了一块悲哀的麻袋布。

正在这时，老师来了，我们谁也没注意到。他一把夺过飞箭，远远地抛了出去，瞪着我愤怒地喊着：“混蛋！你知道吗？这是村里用几百斤粮食换的！”随后，灼人的目光就落到我的头上。

我好似被蜂蜇了一般，耷拉着脑袋站了出来，尚未明白过来就被一巴掌打倒在地上。我趴在地上哭了，他却没有理会，勒令 12 个人每人罚款 1 元才罢休。

后来，听说他竟用罚款到镇上喝了羊汤，因此我对他耿耿于怀，想借机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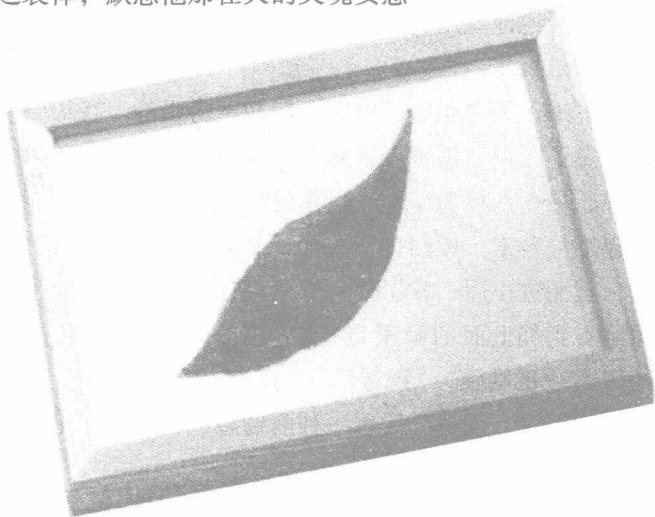
那天下午，天空飘起了雪花，起初下得很静。我那颗不安分的心又热了起来，满世界奔跑着，用手掌把团团落雪拍击得支离破碎，乌七八糟撒满地。玩累的我坐在雪地上，见老师挎着黄书包摇晃着走出屋门，我一下子又想起那可气的一幕。等他走远，就溜进小屋，拿了他一摞书狠狠抛进厕所，随手还扯了两页。看到那上面的画很奇特，只有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太阳，还写着“视网膜”“视神经”“盲点”之类的词。

我颇为得意，浑身充斥着一种酣畅感、骄傲感，于是心也平了，气也顺了。



然而，第二天上午，村里传来噩耗，说他被车撞下沟来，摔死了。我一下子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机械地随着一大群人赶到现场。只见沟畔的矮树上挂着散开的书和一个书包。浸着血的书压得树干与另一棵树交叉成一副倾斜的十字架。司机说，他本可以跑开，可他偏要把掉在地上的书捡起，却滑倒了。清理遗物时，从他的书包里掏出一页纸，纸上记着扎门的12个人名和给他们买的书，而书费竟达27元之多。望着这一切，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我欲哭无泪，欲诉无语，呆呆地伫立在雪地上，望着那扭曲的山沟，望着远方灰蒙蒙的天。人群散了好久，我才疯了一般地跑回家，一头栽在床上，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扯着头发，捂着脑袋，在床上翻着、滚着，撞着墙、砸着床板，号陶大哭，发泄那灵魂深处郁结的伤痛。

刘老师走了，或许他还可以为他的学生做些什么，或许他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书已被抛进了厕所。雪花为之垂首，狂飙为之哀悼，默念他那在天的灵魂安息……



8年了，我的灵魂一刻也未安然。我真正理解了那“盲点”的内涵。这份遗憾，这份愧疚，常常使我夜不成寐。它告诉我做人的道理，提醒我该如何去看人、看世界。

何时，秋已悄然而至？

何时，秋已悄然而去？

我举目四顾，想看看今天寒梅花事如何，那簇簇白梅已拥着皑皑雪花傲立枝头，尽管轻柔，却那般洁白，那般耀眼……

感悟



生命中有许多“盲点”，我们不知道，但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关爱也同样如此。老师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对学生的关怀与爱，不需要理解与安慰，只是全心全意地为了爱而付出，这就是所有学生都应探求的爱的“盲点”。



豆苗的老师

童树梅

炎热的夏天里，大山深处一个叫鹿茸沟的村子，这天来了一个人，说是招井下挖煤工的。大伙听了对那人说：“你别招了，肯定招不到人的，你钱再多、咱再穷，可谁愿拿自己的小命换钱啊？”

那人垂头丧气地正要回去，却听到有人说：“我愿意去！”

大伙一看说话的人，都愣住了，要去的不是别人，竟是村子里唯一的教师陈平凡！鹿茸村将近二十个学龄儿童全是陈平凡的学生，他一个人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当下有人着急地说：“陈老师，您不要命啦？那小煤矿也是去得的？您不想回来教孩子们啦？”忽又想到什么，连连拍打自己的嘴说：“呸、呸，乌鸦嘴，陈老师您莫见怪！”

陈平凡点点头，只说了一句：“我是一定要去的。”

当晚村子里便议论开了，说肯定是陈平凡想钱想老婆想疯了，快四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个，他这是想趁暑假挣大钱娶老婆哩。陈平凡却像没听到似的，抱着一大摞书本铅笔，挨家挨户分送给他的学生们，一边送一边摸摸他们的头说：“好好学习，咱村子翻身就靠你们这些娃儿将来有水平哩。”当来到六

年級的豆苗家時，陳老師把一本大紅封面的漂亮的筆記本送給她，說：“豆苗，夏天一過就上初中了，到時候老師會來送你的。你是村子里最有把握考上大學的孩子，老師希望你將來考所師範大學，回來好接老師的班，好嗎？”豆苗只顧興奮地摩挲着筆記本外面的塑料皮，她一點兒也不舍得拆開，頭一個勁地點，可心里想：我將來才不要回到窮大山里做教師哩，咱這學校都破得不像樣了，我要到大城市里生活。

時間過得很快，天氣一點點地涼爽了，一晃暑假就要過去了，孩子們開始天天站在村口盼起陳老師來，以前跟老師在一起的時候光惹老師生氣，現在幾十天不見卻又平白無故地想起老師來。豆苗更是一天跑三次村口，眼都望酸了，因為老師答應過要送她去山外讀初中的，可一直沒有看到老師那彎腰弓背的瘦削身影。

這天老師終於回來了，卻是躺在一個小小的盒子里被兩位政府人員送回來的，原來那小煤礦發生了透水事故！

大伙愣了片刻后，忽然有人狠狠地抽起自己的嘴巴來，血沫都抽出來了，一邊抽一邊大喊：“打爛你這張烏鴉嘴！陳老師、陳老師，你真的走了嗎？你走了孩子們怎麼辦啊？”

